

# 中國人的直觀世界—— 孔子對弟子的啓發(下)

(接上期)

陸象山說：「曾子得之以魯，子貢失之以達。」這是第一句談到曾子得到心傳，而子

貢卻沒有，然而因什麼得道，因什麼和道失之交臂，因為聰明的人較易心馳於外，所以子貢雖明達，猶謂不得而聞也，而曾子能悟一貫之旨，宋代崔述亦謂：「聖道之顯多由子貢，聖道之傳多由曾子。子貢之功在當時，曾子之功在後世。」

「因為當時子貢經商有錢，地位聲望均高，能辦事，所以能顯聖道而功在當時。」

接下來，我們可以知道「吾道一以貫之」的「之」是什麼？在此必然是指「道」，論語另有一句話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這其中有很多「之」，兩語在此相比較就更清楚了，「之」乃「道」也，道超越時空，無始無終，超越一切言語名相

，所以孔子以第三人稱(之)代替，「之」卻不能言，有言便不是，孔子事實上也瞭解形而上，超越形象的不是用思考，不是用知識推理，而是以靈慧的直觀和不立文字的心去觀照，這是中國人直觀世界的特色。

我不敢說這只有中國人有，中國人這方面的的確確比西方人講究。在人和外在世界的接觸層面：第一個境界是感覺

(Sensation)，再進一層是知性 (Understanding)，再往上是理性 (Reason)，再上去是體悟性 (體驗性)，最高的一層就是道 (Logos)。

道↑悟↑理性↑知性↑感覺，一般西洋哲學最高進展到理性層次，德國哲學家康德 (Immanuel Kant) 重視批判，但他仍止於理性，而提出不可知論 (Agnosticism)，還沒有進展到「道」的本體，超越理性須靠體驗性，理性仍只能得到外在客觀世界的現象，而「道」的境界是冥合主觀客觀，這些須靠實踐來達成，英國民俗學家康福特曾說：「哲學家要是個先知，要是個詩人，要是個聖賢，這三種人的綜合人格。」先知要凝視將來，眼光要放在全人類未來的前途，而且他要向前面邁進，要貞定

人類命運的結局，這是宗教家所要成就的。作為先知，他要知道人從那裡來，也要知道人的結局在那裡，從那裡開始到那裡結束，免去人的徬徨疑惑，而我給宗教家的定義，就是先知的定義。然而作為詩人要用高度的幻想才情、敏感，將過去的經驗投射到未來，經過意象 (Image) 的轉換來透視，經過多重的層次把過去反射到未來，然後導引一套幻想，來安排我們生命時間的流程，這是詩人。詩人最厲害的就是這一點，他講話不直接講，他用意象 (Image) 來表達，所以我覺得哲學家應該有詩人的特質。第三個哲學家是聖賢，在現實他能發揮生命的精神，然後實踐理想；聖賢，他落實行動，來成就一個偉大的人格。儒家他不僅是聖者，他還代

表藝術家或聖賢，今天我們看孔子對弟子的啓發，如果你從「直觀」去看的話，的確他有詩人的才情。這是一般人忽略掉的東西，我們一聽到直觀就想到老莊，他們的直觀講得太高太玄了，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，又覺未盡，好像只有他們配得到詩人的桂冠一樣。事實上，一個真正偉大的思想家、哲學家，他不僅具有聖賢風範，他還是一個詩人，所以他是一個藝術家，他是天才。今天我們看直觀，已經達到我們剛才所講的最高境界，那麼這個最高境界，又是我們中國哲學裡非常顯著的特色。宋明理學有一位叫程顥，他說過：「吾學雖有所接受，然天理二字，卻是自家體貼出來。」我的學問雖有所受，但是有兩個字「天理」，是我自家體驗出來的。

這句話講得太有氣魄，太有經驗，也太有過程了。他經過感覺、經過知性、也經過了理性，他達到「道」的境界，就是體驗性的境界，也就是悟的境界，他做了那麼久，他行了那麼多，最後他覺解有個境界，是他自個兒去行才「體貼」出來的，這個體貼不簡單，我們講體貼太順了，可是體貼只有在許多經驗之後，只有老人才夠資格講，我們年青人不夠資格講，上了年紀的人才懂得什麼叫做體貼。體貼不是言說，體貼是默，所以程顥說：「我接受的太多了，我什麼都是接受，只有一個是我自己體貼出來的，體貼就是悟。」結過婚的人都知道，太太跟先生的默契是培養出來的，靠時間培養出來的，由感覺走出來，再由知性走出來，最後有默契產

生，不說話就知道了。所以夫妻有體貼，那是真正的體貼。中國的直觀世界裡，必須躬行實踐，老子說：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」心領神會，心心相印，裡邊有個子出來，甜甜的滋味，從那裡悠悠的升起，這個人可能沒有說出什麼來。他的體驗比我所說的更深更高，他的經驗多，以前他所追求，只要點化，他整個源源不絕像泉水不擇地而出，這個就是體驗深、有源頭、有道、有本，他修為的過程經過頓悟的階段，蜂湧而出。什麼是頓悟？漸悟？「事有終始，物有本末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！」你在這裡頓悟，如果前面曾子沒有經過那一段的修為過程，誠篤的功夫，又能每一件事情精察而後力行，每日三省，白天力學，晚上反省，經過這樣日

夜不休，不斷的對自己修為下功夫，他不會「唯」一聲就心領神會，而這一段過程是無形的，能於此時開花結果，種子是要先播種下去的，在頓悟的過程，剎那間開花結果，而開花結果就完了嗎？並不，又是一個開始，開始就是結束，結束就是開始，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。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。設若一個人頓悟了，他的修為、資質和曾子同，從他頓悟開始，就遠離道，就不去行了，絕非頓悟，那種知不是真知，真知者才能真行，只有知道去行的，才是真知。假若他頓悟了，就要真的去做；假若知道了不去做，那就不叫「悟」了，那只是知道，只是停留在知性的階段。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」，好之者還沒有產生甜甜的滋味。一個人達到「樂之

者」的時候，不但他知道那個是好的東西，他連是不是好都忘記了。樂而忘憂，那種境界是樂在其中，樂此不疲，你叫我不做，我偏偏要做，雖沒有「利」我也要做的，爲什麼呢？樂嘛！心中甘之如飴，在這個情形之下，光是知不夠，還要進一步到怡性的知，到體驗性的知，這個惟有去行才能得到。

太宰問子貢說：「夫子聖者與？何其多能也。」子貢說：「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。」孔子說：「太宰知我乎！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，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」子貢所瞭解的孔子是多能的人，孔子不自認是多能的人，但是多能的人也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，「二三子以我爲隱乎，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。」你今誤會孔子在心傳的

時候，單獨把一個人叫進去，而對面傳授心傳，有偏心。在另一方面孔子說：「我那有隱藏，我一生言行立教是一個典範。性與天道，無時無刻不透過我的生活展現在你的眼前。道不離身；離身非道。我的言行就在這裡坦蕩蕩，直而無曲，圓盈無缺，純亦不已，所以聖人的光輝沒有隱藏，只是我們沒有辦法去精察而已。」多數弟子以爲孔子將性與天道，天命那要命的一點，扣住不教他們，而是你還沒有到達接受的地步。

老子形容道時，說到「道」是周行而不殆。「周」是一個圓，循環無端，行而不殆是生生不息。道德經第廿五章說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，吾不知

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爲之名，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返。」這個「道」是廣「大」無邊的，萬物都從它「出來」，周流不息的運作，萬物離道越來越「遠」，剝極必復，又復到原點（反），這樣一逝一反，就是一個「周行」。事實上，日常生活就是道，性與天道不是靠文章，也不是靠理智去測度，文章是不值錢的。所以禪宗不立文字，說出來的是「糟粕一株花」，如果有一個演講的人一到場，拈一株花，底下的能笑得出來，我看大家都不必浪費那麼多時間了，聽衆也勞煩，如果你笑一笑就回家去了，這大概是場成功的演講吧！我一直期待有這麼一天。（全文完）